

JESUS
AND
PHILOSOPHY

耶稣与哲学

[英]唐·库比特 / 著

王志成 / 译



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

ESUS
AND
PHILOSOPHY

耶稣与哲学

[英]唐·库比特 / 著

王志成 / 译



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

2012 · 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耶稣与哲学 / (英)库比特著; 王志成译. — 北京: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, 2011. 12

ISBN 978-7-5620-4117-7

I. 耶… II. ①库… ②王… III. 基督-人物研究 IV. B979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58151号

- 书 名 耶稣与哲学 YESU YU ZHEXE
- 出版发行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(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25 号)
北京 100088 信箱 8034 分箱 邮政编码 100088
邮箱 zhengfadch@126.com
<http://www.cuplpress.com> (网络实名: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)
(010) 58908586(编辑室) 58908285(总编室) 58908334(邮购部)
- 承 印 固安华明印刷厂
- 规 格 880mm×1230mm 32 开本 5.875 印张 95 千字
- 版 本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- 书 号 ISBN 978-7-5620-4117-7/B·4077
- 定 价 16.00 元

- 声 明
1.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 2. 如有缺页、倒装问题, 由印刷厂负责退换。

Many thanks to Don Cupitt who granted the copy-right of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Jesus and Philosophy to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Press.

版权登记号：图字：01-2012-2456

神之肖像

威廉·布莱克

向着仁慈、悲悯、和平与爱，
众人在忧伤之中献上祈祷；
对这些带来喜悦的美德，
人们报之以感谢。

因为仁慈、悲悯、和平与爱，
是上帝，我们亲爱的父，
仁慈、悲悯、和平与爱，
也是人——他的孩子和关注。

因仁慈有一颗血肉的心，
悲悯有人的脸庞，
爱有着至上的人形，
和平穿着人的衣裳。

于是，来自四面八方的每个人，
在忧伤之中祈祷时，
都向至上的人形祈求，
仁慈、悲悯、和平与爱。

众人均须爱有形之人，
即使在外邦、犹太或土耳其；
凡有仁慈、悲悯、和平与爱居住之处，
上帝也居住在那里。

致中国读者



伟大的德国哲学家尼采曾经抱怨欧洲的文化传统纠缠着不同的道德，其中常常充满了强烈冲突的价值观。例如，在欧洲的文化传统中，就有一个旧的、野蛮的、军人贵族阶层的伦理。这一军人贵族阶层关注荣誉，坚持职责观念。在这个文化传统中，也存在一个商人阶层的伦理。这一阶层关注商务活动中的平等和公平交易观念。通常，以上两个阶层在道德上彼此轻蔑：军人看不起商人，而商人则惧怕和厌恶军人。中国的读者一定了解这种



耶稣与哲学

特征。

另外，中国的读者可能不太熟悉：在西方，这两个道德传统彼此共存。在西方主要的宗教传统中，关于道德的教导常常体现在神圣的戒律之中，表现为详尽的法典。人们根据国家的模式理解宇宙，上帝是国家的绝对君主。通过自然律，上帝统治物质世界；通过自然道德律，上帝统治人类世界。此外，在《圣经》和宗教共同体中，还有一部启示的成文的法典。通过这部法典，上帝指导信实的人走向他们最后的拯救。有时，人们说这就是道德神学。

Ⅱ

因此，不论是犹太教传统、基督教传统，还是伊斯兰教传统，一神论宗教传统都倾向于根据遵循上帝的律法来理解伦理学。但是，西方也有一个非常悠久的世俗道德思维的传统。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柏拉图（Plato）和亚里士多德（Aristotle）。哲学家们关心的是何为“善的生活”，我们人类如何生活，达到幸福的最好方式是什么。

过去，西方宗教传统和哲学传统彼此回避是十分常见的。它们确实常常彼此嫌恶。在此背景下，这本小书意图颠覆这一“事实”。我将提出论证，现代哲学伦理学枯燥乏味，而使它复生的方法就是把握这样的时刻：在这时刻，勇敢的个体反抗神圣

律法的伦理学。而且，实际上，个体反抗所有的伦理客观主义，目的是为人类夺回道德的控制权。

曾经有谁是这样的个体？基于对耶稣教导之传统的研究，最近的批判性学术揭示了耶稣就是一个惊人世俗的人物，耶稣就是一个神圣律法尖锐的批评者，耶稣就是一个伦理客观主义的批评者，耶稣就是我们现代人文主义的先驱。

在基督教传统中，因为耶稣被逐渐地当作了道成肉身的上帝来崇拜，耶稣自己成了另一个绝对君主。激进的、源自耶稣的人文主义，已经被埋葬、被遗忘了近两千年。在这本书中，我试图复活耶稣。在被美国人所称的“强制婚姻”中，我将哲学和宗教的传统结合起来。我希望中国的读者将会发现这一结果是有趣的。

Ⅲ

唐·库比特

2009 年于剑桥



前言



本书旨在纠正一个历史错误，或者，至少填补一个惊人的空白。大约在耶稣死后的 20 年，耶稣自己的信徒开始将这位火热的、非常有趣的犹太教师偶像化。像佛陀一样，耶稣被转化成了他自身教义的人格化。信徒们给了耶稣一个崇高的宇宙地位。只在几十年中，他就已经完全被掩埋在了关于他的超自然信念之中。结果就是，在漫长的岁月中，人们难以辨别出他自身的声音。而且，人们完全不可能严肃地视其为思想家。就像在皇室一样，

人们不会严肃地对待诸神：仅仅因为在那里，诸神们就会受到崇拜。

事情变得更加糟糕了：大量新编造的、高度倾向性的材料，补充了幸存下来的有关耶稣教导的少数好的传统。结果有关耶稣的整个说法牢牢地嵌入了几乎完全虚构的传记之中。

尼采非常担心这一特别的命运。但是，很大程度上，尼采自己避免了这一命运，而卡尔·马克思遭受了这样的命运。但是，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，他可能有机会获得正名。在德国，已有迹象表明，人们正在对他重新发生兴趣。

对于耶稣来说，西方最大的财富，即批判性思维，如今已经打破了建立在他身上的那个巨大的、教条的上层建筑。而且，为了恢复他的原初信息，批判性思维逐渐地完善了我们相继努力的结果。此外，批判性思维也改变了我们的道德哲学，建立了一种新的氛围。在这个新氛围中，已经比较容易听到他的信息了。现在，我们终于可以问问我们自己：在基督教之后，在道德规范的历史之中，原初的耶稣能够自立为一个主要人物吗？现在，死了很久的历史的耶稣与被转变成的复活的神圣基督，我们对哪个兴趣更大？

在本书中，我利用了下面一些重要学者的当代





耶稣与哲学

作品，他们是格扎·维尔梅斯（Geza Vermes）^{〔1〕}、E. P. 桑德斯（E. P. Sanders）^{〔2〕} 和约翰·多明尼克·克罗森（John Dominic Crossan）^{〔3〕}。尤其有用的材料是已故的 R. W. 芬克（R. W. Funk）的著作以及耶稣研究会的著作^{〔4〕}。他们的工作做得非常彻底，材料、方法和判断标准相当明晰。尽管有些傲慢的欧洲人（或许出于嫉妒）批评他们，但我不断地向他们求教，而且只偶尔地不赞同。我引用了他们标了红色或粉色的有关耶稣的材料。这些标色的材料表明：比起成型的正典福音，它们离原初的耶稣至少拉近了一代人的距离。（坦率说）这些正典福音有点混乱。一种不寻常的、同样不错的策略，就是仅仅保留 Q 材料；但是，不幸的是，并没有十分连贯的、一致的复原 Q 材料可以让我引用。

VI

〔1〕 Geza Vermes, *Jesus the Jew*, London: Collins 1973 etc.

〔2〕 E. P. Sanders, *The Historical Figure of Jesus*, Harmondsworth, Mid-dx: Penguin 1993.

〔3〕 John Dominic Crossan, *The Historical Jesus: The Life of a Mediterranean Jewish Peasant*, San Francisco: Harper 1991. *Jesus: A Revolutionary Biography*, San Francisco: Harper 1994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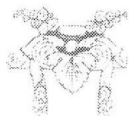
〔4〕 尤其是以下三部著作：R. W. Funk, Roy W. Hoover and the Jesus Seminar, *The Five Gospels: The Search for the Authentic Words of Jesus*, A Polebridge Press Book, New York: Scribner 1996（简称《五福音书》）；R. W. Funk and the Jesus Seminar, *The Gospel of Jesus, according to the Jesus Seminar*, Santa Rosa: Polebridge Press 1999（简称《耶稣福音》）；John S. Kloppenborg and Others, *Q/Thomas Reader: The Sayings Gospel Q, and the Gospel of Thomas*, Santa Rosa: Polebridge Press 1990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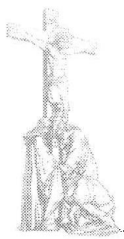
顺便插入一句，Q 材料是福音批评家使用的一个术语，用来描述一个有待证实的福音语录，这个语录在某处写于大约公元 50 年~70 年，被《马太福音》和《路加福音》两者广泛利用。^[1] 20 世纪 50 年代，科普特文的《多马福音》的出现，证明了它是一个福音语录。连同少数其他证据碎片，Q 材料和《多马福音》暗示了最早的福音都是语录集，它们少有叙事或传记材料。

当初，耶稣不是救世主、不是弥赛亚，耶稣只是个道德之师。他的语录有时伴有象征性的行动。例如，触摸病人或者公开用膳，这些就好像是他在颁布信息。他相信会有、必定有——而且，或许，不久会有——一个世界：在这个世界中，人类彼此接受，无需设防，没有敌对、蔑视、仇恨、怀疑、嫉妒、贪欲和厌恶——这些（情感）在哪里都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典型的第一反应。对最早的信徒来说，耶稣自己的克里斯马（超凡魅力）依然附属在他的话语上。但是，从纪元 50 年开始，信徒们就开始将耶稣其人、其生活和宗教地位进行精致的

VII

[1] 当代主要的 Q 材料的解释者是约翰·S. 克罗平伯格 (John S. Kloppenborg)。对历史耶稣问题的一般性考察，参见 David Boulton: *Who On Earth Was Jesus? The Modern Quest for the Jesus of History*, Winchester UK and Washington USA: O Books 2008.





耶稣与哲学

超自然化过程的工作。语录福音发展成了叙事福音，耶稣的医治性触摸成了治疗的神迹，公开用膳预示了教会圣餐，等等。耶稣首先成了弥赛亚，然后成了一个复活的、崇高的、神圣的、最终等同神的人物，一个道成肉身的主，一个宇宙之王和救世主。

这些发展不是随意的。它们意味着承认目前耶稣的伦理观在历史中完全实现是不可能的，这已经被延搁了。其间，在超自然的世界后面，他正等待着，直到那一刻——他被安排回到世上建立他的国。但是，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，教会一直警醒地等待着，等待的时间如此之长，以至于它忘记了所等待的是什么。它开始把自身视为“完美无瑕的”，其教条是“不变的”。这种对自身的偶像崇拜，打破了教会和历史的耶稣之间持续保持的关联。从长远来看，（这一行为）对它是致命的。

如今，这是无法改变的了。这里，我们设法理解原初的耶稣已经开始的那些（伦理），并评估他在伦理史上的地位。

我根本不是个新约学者。我从一个伦理学家的观点或者道德哲学家的观点撰写本书。我在问：耶稣是个具有真正知性兴趣的人物吗？显然，他自己不是哲学家，也不是我们所称的批判思想家。他是

一个相当世俗的道德之师，一个东方圣人，一个智慧之师。但是，在道德上，他为我们的传统贡献了某种独特的东西？而且这种独特的东西，甚至在基督教完结之后，依然和我们在一起？是的，的确如此。他是古典时代伦理学里一种激进人道主义的最重要的先驱。

许多人会说，对于耶稣的教导，我们知道得不够多，也不够确定，无法证实本书的方法和结论。而且，从柏拉图到康德（Kant）的传统西方哲学，总是让自己处理先验理性真理的世界，它们非常不喜欢仅仅基于历史——所以仅仅可能的——前提的哲学论证。

IX

作为答复，我要说，在印刷术发明之前，我们对人类世界的全部知识都是基于物理的证据。这种证据总是向各种解释、原稿证据开放。然而，原稿证据总是和原稿本身存在差异。我们所有的历史知识都是可错的。但是，由于属人的生活世界，流动的、始终变化的、多视角的世界，是我们所拥有的、而且是我们将拥有的全部，所以，属人的哲学不应该太清教化。将耶稣和有关他信息的证据和有关穆罕默德与佛陀的、可以获得的证据做个比较。很少有人怀疑我们对于后面这两个伟大的人物有着相当清晰的想法。对于耶稣，真实的情况是，而





耶稣与哲学

且，也额外困难的是，很早的时候，人们就把层层的神学解释叠置在了他的身上。但是，一旦我们剥离了所有对他的叠置，那么，耶稣的核心信息与普通大众长期以来所认为的，并非相当不同。

所以，我相信，我们足以继续前进，足以支持我的主要论点：即在基督教传统之初始，伦理学中就已经存在一个非同寻常的创新。它包含了从实在论向情感主义的转化。因为道德标准本身从天堂上降落了下来，它被重新安置在了人的感情和关系的世界上，也就是“心”的世界上。

X

唐·库比特

2009 年于剑桥

目 录



致中国读者 / I

前言 / IV

第一章 伦理的优先性 / 1

第二章 伦理学怎么了? / 6

第三章 伦理学之链 / 12

第四章 反叛者 / 22

第五章 驳斥批驳 / 30

第六章 反对律法 / 38

第七章 矛盾 / 45